

祁连山的雨

1
一直低估了祁连山的壮美。

2
一路贪恋美色，走走停停。

3
二棍和左哥走了另一条路，我得独自面对祁连山五十公里的雨。想到大不了叫他们来接，也就一头扎进了雨里。手套和靴袜很快就湿了，人也很快就后悔了——手机没有信号。

4
大板山海拔3775米。冷，气温可能不到10度，在摩托车上更冷了。没有村子，没有一棵树，找不到避雨的地方。路边有一顶养路人的帐篷，但有藏獒，没敢靠近。

5
手脚很快冻僵了。想念二棍给我买的那双25元的雨靴来。怕体温过低，头脑模糊，判断失误。在山口，在雨中，换保暖内衣，换干手套，和袜子强了很多。但很快又湿了。

6
风光在险峰。

7
下到山脚，雨的冷，就可以接受了。五十公里，用两个时。

8
下午六点到东川镇，经历了寒冷和饥饿之后。对食物、衣物、祁连山有了更深的理解。

9
睡觉被冷醒，后来冲了个热水澡，就没事了。感谢这具肉体，像我的摩托车一样经久耐用。

夕阳之歌

等蜻蜓选定落脚的稻叶
等花头巾的女人，取下孩子背上的书包
等牛羊全部过了木桥
夕阳才沉下去



特别推荐 刘年

“喜欢大西北，因为那片大地的荒凉能和我生命中的苍凉能形成共鸣和共振”。刘年，本名刘代福，1974年生，湘西永顺人。喜欢落日、荒原和雪。出有诗集《为何生命苍凉如水》《行吟者》、散文集《独坐菩萨岩》。

大地谣

落下那么多杏子，
我只捡到六颗完整的
其余的，都被大地吃掉了

在西鸟旗草原，
亲眼看见一只死去的绵羊
雪糕一样，被大地吮化了一半

在西鸟旗草原睡着后，
裸露的脚踝和脖子，又麻又痒
感觉有舌头，在尝试我

果然，猫
已不是猫

4
燕山，气候冷，按理说
不会有这东西
但我就看到过四次
不敢看有多长
只见到草在两边分
——张二棍如是说
这么大，他双手伸到我眼前比了比
直径50公分吧
在湘西，用手比蛇的大小
是不祥的

5
施工队迟迟不上来
独自在中条山待了十多天
喝完酒去掏红嘴鸭
那是天下最聪明的鸟，白天捉不到
晚上电筒一照就不动了
驯化后会特别粘人
半路上，突然出现一个红头发的人
一米二左右
“你想去找死啊”
他竟然说的代县方言
——张二棍如是说

4
燕山，气候冷，按理说
不会有这东西
但我就看到过四次
不敢看有多长
只见到草在两边分
——张二棍如是说
这么大，他双手伸到我眼前比了比
直径50公分吧
在湘西，用手比蛇的大小
是不祥的

5
施工队迟迟不上来
独自在中条山待了十多天
喝完酒去掏红嘴鸭
那是天下最聪明的鸟，白天捉不到
晚上电筒一照就不动了
驯化后会特别粘人
半路上，突然出现一个红头发的人
一米二左右
“你想去找死啊”
他竟然说的代县方言
——张二棍如是说

豆庄谣

不到半亩的花生地里，
竟然竖着九个稻草人
全是女孩的衣服
让我生出三个推测

土地的主人很穷，
这些花生对他很重要
这里的鸟，多而凶猛，
会刨出刚成熟的花生
这家人有个九岁的女儿
没有玩伴，喜欢扎稻草人

看到那个大红公主裙的稻草人，
我又生出第四个推测
这可能是一种纪念

狗尾草

摩托车头，插了茎狗尾草
续上狗尾，陌生的事物便会亲近起来

从湖北摇过了河南
从山西摇到了内蒙

有了这条灵动的尾巴，阴山就像条黄狗
在前面乐颠颠地引路

问大地

骑摩托，走湖北，河南
山西，内蒙，甘肃，新疆，西藏
这些答案，是我想知道的

要走多远，才会厌倦
走到哪里，才会害怕

新藏公路和独库公路，谁更壮硕
肉体 and 铁，谁先崩溃
人世和塔克拉玛干沙漠，谁更让人绝望
诗歌和经文，谁更无用
玄奘和仓央嘉措，我更喜欢谁

还有多少路，需要行者
还有多少悲剧，无人观看
还有多少荒凉，无人祭奠

让我回返的
会是沙尘暴、泥石流、暴风雪
还是一场思念

有的人挖矿
有的人挖窑洞
有的人，挖别人的墓
有的人，挖自己的墓
——张二棍如是说

8
走吧，星星都出来了
——张二棍如是说
要多大的星星
才能让这个戴了眼镜
才零点六度的眼睛看见
我抬起头
太阳落下去
夜麦坡上
金星有西红柿那么大

9
不喜欢坐你的摩托车
座位太高
那个杀人犯的摩托车
好坐多了
——张二棍如是说
不过，你也挺像杀过你的人



兴化的园林名胜

□陈 斌

兴化有史可稽的最早一处园林，为范仲淹构筑于沧浪河畔的——沧浪亭馆；时任兴化县令的范公，很有一番“兴盛教化”的壮志，于是择地营建，在大南门外纪念屈原的“三闾大夫庙”旁，立儒学、造学宫，开启了兴化官办教育的先河。同时，作为接官驿站的“沧浪亭馆”亦破土动工，并按范公之设想，以砖石为驳岸，以沧浪、濯缨双亭为点缀，联之以瓦卷回廊，形成枕溪傍柳的园林雏形。继而又兴建舍、植幽篁、辟鱼池、垒湖石，广邀骚人墨客题联赋诗，一座极具中国文人意趣的园林建筑便逐渐成型，在此后的悠悠岁月中，经过历代地方官的扩建完善，“沧浪亭馆”被打造成兴化境内最具诗情画意之美的园林典范。

“沧浪亭馆”临沧浪河而建，以双亭为标志性建筑，其一名“沧浪亭”，一名“濯缨亭”，双亭临溪玉立，登亭内眼界轩豁，可赏荷汀草渚、鸥鹭翔集之美景。“素心爱云水”的范仲淹，公务之暇常流连于此，以驯养鸥鸟为乐，作有诗文《南溪驯鸥》。这座兴化最早的园林，没有高墙深院的屏障，仅以水色波光为衬托，与半村半郭的环境融为一体，是一处开放式的公共休闲场所。继范公之雅志，为官兴邑者对“沧浪亭馆”屡加修葺、扩建。明成化年间，知县刘廷瓚在沧浪亭馆内增建“莲花堡”一座，此堡系一水亭，上覆茅草，又环亭开凿水池，池中种植了数千本荷花，使人夏日置身亭中，顿生“芳馨袭座”之感。沧浪亭馆也流传着无数美好动人的传说，相传明初好道的秀才陈惟德，在此遇到了下凡点化他而来的吕洞宾，留下了“记得濯缨亭下会，与君携手别沧浪”的仙句。

南宋之时，知县陈垓筑土城，附北城垒“玄武台”一座，即“昭阳十二景”中“玄武灵台”的初构。明清两代，这里渐形成为“沧浪亭馆”相媲美的园林景观，为城北一大名胜。以“玄武台”（后又改称“拱极台”）为依托，借助元代兴化县尹詹士龙读书处的灵气，附属以海光楼、屈子祠、昭阳书院、绿波亭等建筑，加之倚城面水，此处一改“以壮形胜”的修建初衷，逐渐营造出“游观之美”。清康熙年间，著名剧作家孔尚任治水来兴，一度寄宿于海光楼上，在此续写传奇《桃花扇》、作《海光楼记》，使园林得以与名剧并传。自孔公之后，“玄武灵台”声名愈盛，绍兴人俞麟年曾赞之以“每逢烟雨忆西湖”之句，犹令人深感景物之秀。“玄武灵台”以南，古时为一片浩渺水泊，元代称作“海子池”，即蒙古语“湖泊”之意。此漾漾碧波中有一小岛，明隆庆年间，《封神演义》的作者、兴化道士陆西星栖隐岛上，孤岛不久得名“方壶”。环“方壶岛”一带，自明代中叶起，兴起大片私家园林，形成了“吾邑名园列海池”的盛况。这些园林多为世家大族买地所建，尤以师俭堂李氏家族（即“状元宰相”李春芳家族）所有居多，如延青阁、猗园、曼园、枣园等。其中，延青阁为李春芳别业，俗称“相国水亭”；猗园为永丰知县李思敬所建，后售予吴氏；曼园为户部尚书李维缙所建，内筑水亭，并垒造苍蘼山一座，此山“玲珑岩洞深”，颇见匠心；枣园为礼部尚书李思诚所建，植有寓意一片丹心的枣树，并有水明楼、杏花楼、土窟楼、补亭、澹宁斋等名迹。明亡以后，李思诚之孙李清隐居枣园，数十年不出园门，总结明亡教训，写成《三垣笔记》《南渡录》等史学名著。这座枣园在清代后期逐渐荒废，仅剩由“杏花楼”改建的佛堂“小观音阁”，后亦遭毁。别姓园林，有由李氏园林旧址改建的陈乔（字佳木）柳园等，这些私家园林与海子池的波光倩影融为一体，组成了兴化城北蔚为壮观的园林建筑群。

除了海子池畔的园林群落，还有文人雅士、退隐官员于城郊或私宅所辟之独立园林。这些园林兼具居住与修身养性的功能，是士大夫理想的精神家园。“后七子”之一的明代文学家宗臣，于城南沧浪河村荒洲筑造“美蕉馆”，洲上遍植奇花异草、读书养病其间，引得王渔洋等人乘舟来访，荒洲遂以“百花洲”闻名。

明末投扬子江殉国的刑部尚书解学龙，生前筑有别业一处，人称“解家园”，此园构建于沧浪河中四面环水的“花园垛”上，清代经诗僧浑然和尚修整，改称“鸿寄园”，内筑怀葛楼，是名噪一时的“沧浪诗社”旧址。明天启年间兵部左侍郎魏应嘉在西门内筑有一园，因规模约为半亩，故称为“半亩园”。大南门内升仙荡，本为元末四圣观道士柴默庵升仙故地，清代中叶，兴起三座园林，即王国栋之秋吟阁、李麟之浮沚山馆、郑板桥之拥绿园。升仙荡三名园历经风雨而渐形荒败，至郑板桥从孙郑奎之手，一度改建为“篆园”，以供过客“想见当年名胜”。清乾隆年间的进士赵秉忠，在城内建有一座“秋墅园”，因园内有一株兴化地区罕见的木瓜树，故而又称“木瓜园”。更小之私家园林，则仅为宅院内的附属景观，如吴姓宅第、陈氏五进士府内皆有小型花园，陈氏在清末时于儒学街另辟一园，额曰“桃李春风”，称“桃李园”。此外城中还有以姓氏命名的私宅小园林，如金家花园、徐家竹园等。另有远离城市、择于乡村筑园者，明永乐年间的工部营缮司员外郎徐谧，在城东南郭筑有花园一座，他身边畜有一只颇通人性的天鹅，徐死后天鹅亦郁郁而终，死葬城南张家庄徐谧墓旁，人称“鹅冢”；又于庄园临河处建“问鹤亭”，徐氏族人徐来复撰有《问鹤亭记》。明末遗臣王贵一，留有散文《檀园记》一篇，即其所筑园林“檀园”之真实写照。檀园在昔日唐子之三杨垛，离城五十里之遥，王贵一于此筑有“卞庄草堂”、“双趺书屋”等简易茅屋，又于屋外场圃种竹，竹中建茅亭，名为“君亭”。这座“檀园”与农舍毗邻，临河而筑，可知稼穡，可望风帆，俨然一陶渊明式的田园佳居。才子诗人袁继凤原本在城西筑有“文园”，园内“屋深洞如舫”，春夏之时读书其间，怡然自得。明亡以后，失意的袁继凤隐居到了有“蓊翳竹荫十余亩”的古庄竹园（在今戴窑镇东古村），筑“东海草堂”居住，在溪流之上建造木板曲桥，河边种垂杨、木莲、山槿，

房前种蔬菜，房后辟鱼塘，河边泊钓舟，与隐居高士鲁洞一诗酒唱和。除文人雅士、退隐官员之园林外，兴化现存最著名的园林，当属清末盐商李小波家的“李园”。李园筑于城中心武安街，因旧时毗邻县狱，常闻手铐脚镣之声，李氏以为不祥，遂请苏、扬匠人建“船厅”一座，将镣铐之声比喻作商船起航。“船厅”而外又有“方厅”“静坐亭”“五角亭”“桂花楼”等建筑，流传有郑板桥一联尤妙，联曰：种十里名花何如种德，修万间广厦不若修身。墙高院深的东门外家舒巷，大屋鳞次栉比，有名医赵海仙之“孟园”。赵海仙为清末“兴化医派”代表人物，扬州某盐商为报答他的救命之恩，遂聘清宁波匠人在“孟园”内修建洋楼一座，此楼三层二十八间，仿罗马风格，气派非凡。洋楼下有荷花池，池上架桥，池边垒太湖石，呈狮虎盘踞之态。“赵海仙洋楼”是兴化近代中西合璧式建筑的代表，曾掀起一阵修造洋楼之风，安丰名医陈子嘉之子陈育之也曾仿建过一座洋楼，俗称“陈育之洋楼”。

清末民初，兴化名士魏晋卿在管理“北普济堂”事务期间，在神殿之西建造了一座精巧的小厅，厅外植以桂子数丛，题厅额曰“丛桂留人”；厅事西侧又辟花园一方，杂植牡丹、芍药、兰花之属，将小院点缀得姹紫嫣红。花园内建有敞轩四楹，循轩外栏杆漫步，可远瞰乌巾荡风帆，故命名为“数帆轩”；“数帆轩”之北有小亭翼然，亭外绕以荷池短垣，每当春夏之交，“北普济堂”内游人如织，实际已成为一处近代公共园林。民国以后，兴化官方始有兴修公园之举。小南门外“南公园”，乃仿江南园林风格而建，内有“中山纪念碑”，与县政府“中山楼”，北公园“中山林”相互呼应。园中设有“又一村茶社”，为邑中餐伙老字号。“北公园”则建于“玄武灵台”正南方向的海子池荒滩，后屡经修缮扩建，成为“兴化人民公园”，且一直沿用至今。

特稿